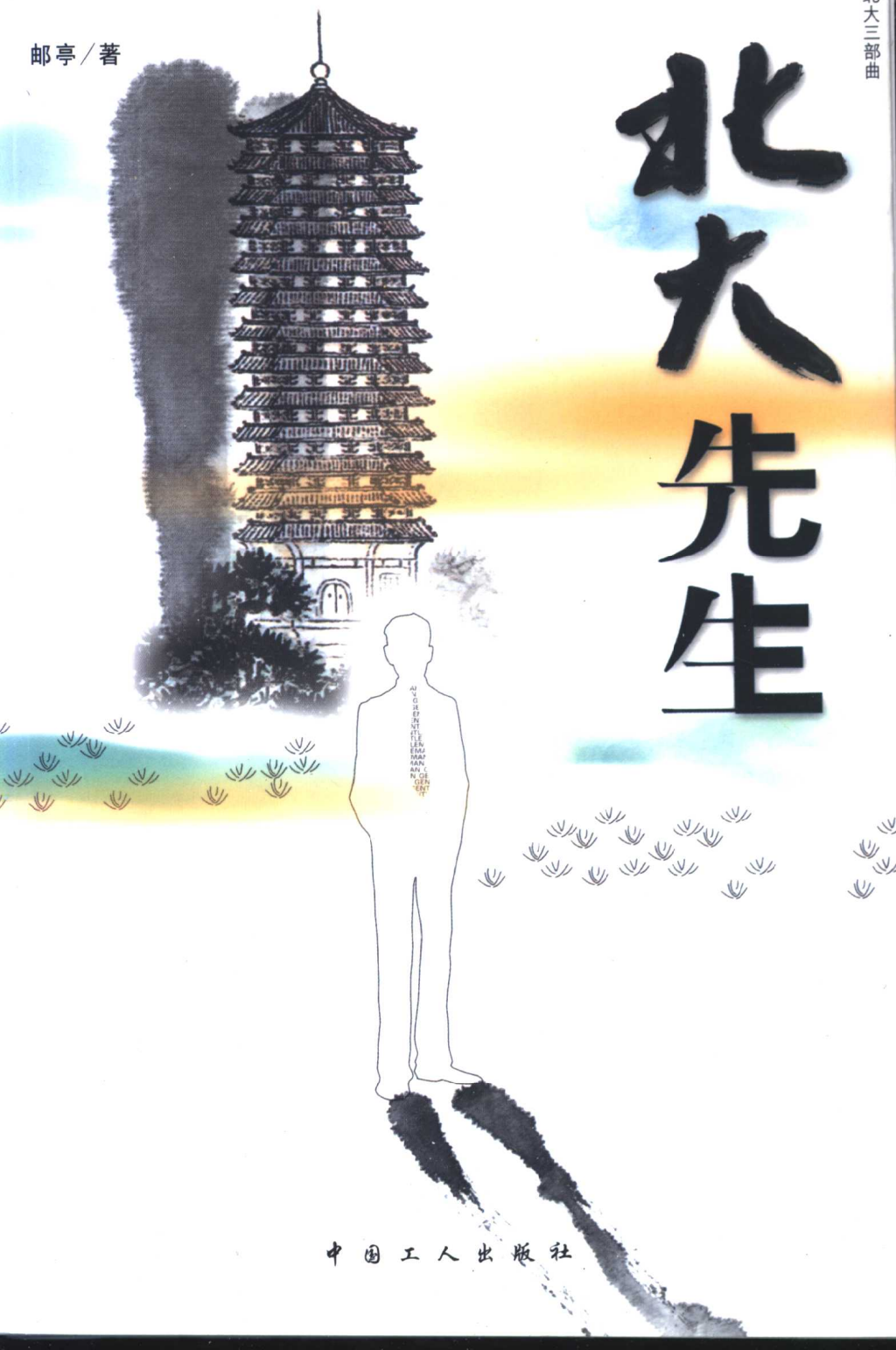


卹亭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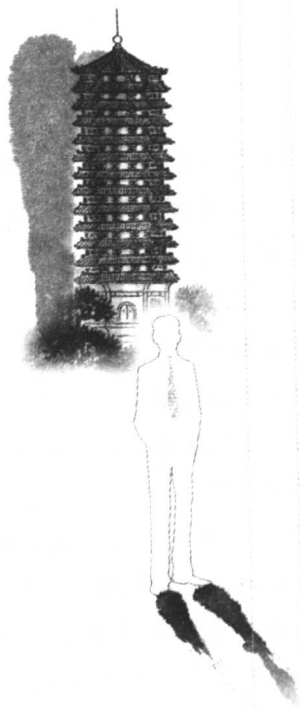
北大先生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大先生

卮亭/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先生/卞亨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2

ISBN 7-5008-3284-2

I. 北… II. 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19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875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卹亭 重庆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北大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专业学士，经济学双学士，外交学硕士学位。爱好文学、艺术和哲学。曾发表过小说《北大女生》、《北大男生》，图片散文集《北大地图》、《清华地图》，并创作改编过一些剧本和电视小说。

图书策划：傅 婷
责任编辑：傅 婷
装帧设计：木 头

自序

残缺，据说是一种美。如果“美”不必然是让人心满意足的，那么我同意。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我倒认为，人们之所以下这个判断或发这个感慨，是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与其说残缺是美的，毋宁说任何一种接近完美的努力和尝试都注定是一个败笔。

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的《北大先生》。我对它的问世怀着一种宿命般的害怕，心中的忐忑不安，甚至让我都觉得有些不合时宜。

“北大三部曲”这样一个构想，起初是浪漫的，或者说有点好大喜功，而我竟然也怀着非常认真的态度踏踏实实地试图去完成。《北大女生》和《北大男生》，在半是做梦半是玩笑之中相继成型了，让我肩上的担子轻了些，但胸中的遗憾却重了许多。但无论怎样，它们那种晶莹剔透的青涩，偶尔还是会让我自我陶醉一会儿，并略微感到一些欣慰。

然而一年多以后，我才开始动笔写《北大先生》，

试图把“北大三部曲”的残缺部分完成。其中间隔这么长的时间，有环境变动的因素，也有心情境遇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不敢确定，这最后的一部分会不会正好就是那“败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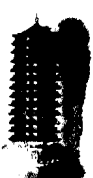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我还是大着胆子塑造了几个老师的形象，并惴惴不安地把他们置于北大之中，让他们做着我以为他们可能做的事情，过着建立在我三分观察七分想象出来的生活。有意思的是，起初我控制着他们的言行、规划着他们的发展，但很快，我就带着曾经作为北大学生特有的距离，看着他们自顾自地发展着，心里对他们充满了尊敬和感慨，甚至是同情和怜惜，却对他们的命运只能欣赏和玩味着，并不能做得更多了。他们演出了一些情节，这些情节成为了一个故事，里面有光荣与梦想、思索与行动、高尚与卑微、真理与谎言、豪言与唏嘘……

但这个故事与真实的北大老师们的状态有多大的距离，我想，我也不知道，毕竟这是由我的人物自行演绎出来的，好像和我的最初想法出入甚大，尽管，我最初的想法又是如何，现在我也已经糊涂了。

这样说的确有点取巧，但不管怎样，《北大先生》的完成结束了一种恼人的残缺状态，让我松了一口气。至于这个结束美与不美，责任我还是乐于担负的。

邮 亭

2004 年早春于北京



目 录

引子	{1
飘雪空晨	{1
极端遭遇中庸	{10
浅淡如烟的女生	{20
四十不惑	{25
默契一如当年	{31
雪夜、薄冰和老人	{40
传说的妙趣	{47
似是而非的夫妻	{56
君子之交淡若水	{66
妄为的求索	{75
对局,不动声色之中	{85
角落里的偷窥者	{91
不贴切的比喻	{99
学者与音乐动机	{107
阴谋成就英雄	{115
无处不在的神秘	{128

绝望的骗子	{ 139
欲无争而不可得	{ 151
旧识般的初遇	{ 160
不事遮掩的裂痕	{ 166
凝视,切近而遥远	{ 176
走投无路的背叛	{ 182
烛光里的新年	{ 193
一巷淡月照人归	{ 200
割袍断义	{ 208
料峭春寒	{ 216
信念超然于死亡	{ 224
两处沉吟各自知	{ 231
从容安详的句点	{ 242
多事之秋	{ 246
君子与宽容	{ 253
风雨过后的友谊	{ 259
飘散的旋律,渐隐渐浓	{ 268



引 子

在印度的阿姆利则省有一座神庙。这座神庙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表面覆盖有重达好几吨的黄金。

它叫哈里神庙，是锡克教徒的圣殿。

锡克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进入印度教徒主导的社会，于是他们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

然而，他们却以罕见的热诚到处收集黄金，从世界各地把这些黄金带到哈里神庙。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哈里神庙表面的黄金越来越厚，并且总是光芒四射。

飘雪空晨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不算小的雪。下雪的夜总是特别静谧。雪花带着善解人意的温柔悠然下落，然后恰到好处地把隆冬的萧索遮盖住。想到本来已经干枯的一切，第二天会变得充盈着水分，想到那种弥漫在天地之间的质感，就让人在这样的夜里感到幸福。

真正幸福的人才知道什么是静谧。

九点多钟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天上有浓厚的湿润感，沉沉地往下压。看来，今天很可能还有一场雪。

钟翰丘在一阵清越的鸟鸣中醒来，看了看外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到，所谓的“外面”，不过是没有拉

严实的暗红色厚窗帘中透过来的一缕又一缕并不明亮的光线。从他望着那些光线的神情来看，他还没有从昨夜的静谧中醒过来。

猛然，他慌张起来，“腾”地坐起，拿过旁边的羊绒衫就往脖子上套。然而，当他的脑袋从衣服中伸出来时，那种慌张的神色消失了。他好像很释然地微笑了一下，然后从容不迫地起床。

洗漱过后，他坐到了钢琴前面。准确地说，他是坐到了那架象牙键的德国老钢琴前面。这架立式钢琴放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它非常高，145厘米，有精致而古典的雕花。象牙已经发黄了，而且黄得很不均匀，像是被烟草熏黄的指头。他有一个钢琴家朋友，其名字足以引起有教养的人的敬仰之情。这位钢琴家在一次拜访钟翰丘的时候，发现他有这么一架琴，激动地说：“你怎么找到它的？你简直是个幸运儿。你可以不在雅马哈上弹巴赫了，这真让人嫉妒。”说着轻蔑地指了指钟翰丘放在客厅里的那架雅马哈 C6 三角钢琴。然而，音乐家对钟翰丘放在钢琴两旁的枝型烛台却不以为然，并揶揄说：“这样你坐在这里就不相称了，除非你去弄一身戴花边领口和灯笼袖的衣裳。去歌剧院找吧，或者上马戏团。”说完惬意地大笑，笑到一半，戛然止住，坐了下来，弹起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那是升 C 小调赋格。钟翰丘什么也没说，在钢琴声中把门关上，把窗帘放下来，默默地把两边的烛台都点亮了，并把一册发黄古旧的琴谱放在了烛台中间。钢琴家弹完之后，激动地看着钟翰丘，过了半天才说：“如果这两只烛台不很贵的话，你把它们摆在这里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钟翰丘说：



“一点也不贵，它们是一个德国老太太送我的。”钢琴家大笑着说：“那就棒极了。”

上午不用赶到学校教课的时候，钟翰丘总是以弹一首巴赫的作品开始他的一天。音乐和他研究的专业没有一点关联，尽管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人们如果以擅长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专业领域的话，钟翰丘将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并迷惑不解。

这架德国老钢琴的音色非常干净，音与音之间有一种异常的独立感，使得声音的整个感觉显得清冷，带着理性主义的不近人情。然而，若是仔细再听一听，那清越得让外行听了都会怀疑是不是音有些不准的音符中，却有淡淡的暖色。那暖色是被稀释掉的，所以渗透出来，而不是浮现出来。就靠了这似有似无的暖色，巴赫的作品中那种理性的温情得到了最恰当的体现。

钟翰丘在巴赫的理性主义关怀下，开始了这一天。当弹完一首法国组曲后，他带着人生的幸福感站了起来，并拖拽着这幸福感，进厨房为自己煮了杯咖啡。他站在阳台上，呼吸着悬浮着小冰晶的空气，看着外面的冷灰色的雪景，把那浓香的咖啡在不经意之间喝光了。

他关上窗户，走进了书房。大书桌上面摊着些打印出来的英文资料，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美国学者（就称他为德沃尔吧）给他电邮过来的。主要是一些关于德沃尔新作的评论（大多数是批评）和他的辩护之辞。昨天晚上钟翰丘本来是打算把它们都看完的。今天下午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他的发言是重头戏。他是研究德沃尔的国内专家。他当然是专家，因为德沃尔是他留学时候的导师。那是一所美国的二流学校，严格地说，应该是三

流。钟翰丘拿到这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抱着绝望的态度接受了。当他知道他的导师是德沃尔时，他的绝望没有丝毫的减少——那时候德沃尔根本没有名气，也只出过一两本无人问津的小专著。然而当他看到德沃尔本人时，他的绝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并且不到半年就烟消云散了。那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有师荣徒贵的一天，而是被另外一种东西激动着。

德沃尔有着一半的德国血统，这表现在他对理性的偏执上。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体现在他那种罕有的责任感和一尘不染的个人道德上。他的样子略微有些局促，沉默的时候仿佛被一种莫名的尴尬困扰着。他不太习惯于微笑，但是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幸福快乐的——他真是一个把做学问当人生第一大乐事的人，那么孜孜不倦，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急功近利。钟翰丘攻读博士的第四年，德沃尔终于五易其稿，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他那部让他一跃而成为国际大师的著作。

钟翰丘毕业的时候，德沃尔收到美国最著名大学的邀请，让他去做终身教授。然而，德沃尔拒绝了，继续留在那所三流大学里（他坚持说那是一流的），而那所三流大学也竟然因为他的留下而招揽了不少人才。那个系现在非常有名。也许是受导师的影响，钟翰丘毕业的时候，也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回到北大教书。人们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德沃尔的学生，于是把对德沃尔的仰慕分了一部分给他，并不容商量地把他定位成德沃尔学派的中国代表，是研究德沃尔的专家。他原本不想领受，谁知道他的老师在他那所常春藤包裹着的小寓所里



思如泉涌，不断有新的理论问世，让人目不暇接。德沃尔的高产让钟翰丘不得不成为了人们以为他一定是的那样一个角色。

钟翰丘随手又翻了翻那些英文资料。他昨天晚上并没有看完它们。深夜十二点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话剧家给他来电话，邀请他去参加她的新作《卡尔·马克思的风筝》的首演。那个女话剧家简直是一个魔鬼般的人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经推出了两部惊世骇俗的先锋派话剧，其中一部的公演几经周折，最后才在南方一个城市得以实现，并很快风靡起来。钟翰丘接受了邀请，并说：“这个主题你已经讨论得太多，应该换换了。而且，我发现你并不擅长在你的戏剧里讨论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你的台词都写得那么极端，除了情绪之外，我看不到什么更能令人思考的东西。当然，你的舞美设计和戏剧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我认为你应该更多地把戏剧当艺术，而不是你所谓的‘战斗的武器’。”

女话剧家带着她那种一贯的讥讽，几乎是含笑着说：“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可是当本来更善于探讨这些问题的人只是满足于做软绵绵的学者，当北大都已经失去战斗的力量和热情的时候，艺术家不得不干些他们并不擅长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吗？逼良为娼的正是你们啊。”

钟翰丘发现艺术家总喜欢用那些丧心病狂的字眼，然而学者却不能这样，学者的话语体系与艺术家截然不同。钟翰丘说：“战斗？为什么而战斗呢？”

女话剧家的讽刺意味更加浓了：“对啊，没有理想的人能为什么而战斗呢？研究这个世界却并不了解这个

世界的人能为什么而战斗呢？”

钟翰丘笑了，平淡地说：“如果没有假想敌，生活好像就没有乐趣。是吗？”

女话剧家好像是冷笑了一声：“你想一想，这一生你有为捍卫什么东西而斗争过吗？”

“当然有……不，我不愿意用你喜欢的字眼，我确实曾为该维护的东西而努力过。”

“你还记得《达达派与孟子》在南方首演的时候，赢得的那些掌声和眼泪吗？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都在讨论‘传统的失落和中国人的扭曲’这个话题吗？你们的研究什么时候能够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们这些受了西方教育的学者不齿于‘战斗’这个词，嫌它有太浓厚的感情色彩和宗教色彩。但是没有感情和信仰，世界只剩下一片苍白，死一般的苍白。”

“改变这个世界和理解这个世界是两码事，很难说谁更高尚谁更有价值。”

钟翰丘的这句话无疑又遭到了女话剧家的反对。两人在这种单方面的辩论中度过了两个小时。钟翰丘感到很疲倦，睡下的时候，心里暗自庆幸着，幸亏当年没有娶这个女话剧家。他们曾经很正式地谈婚论嫁过。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激进的青年，也总把那些丧心病狂的词汇挂在口中，也很习惯于讽刺和轻蔑，也很真诚地相信他的责任是把这个世界搞个翻天覆地。那时的北大是滋生这样奇怪想法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激情，按现在的北大学生看来，恐怕更类似于一种病狂。如今理性的学生或许不会用“病狂”这样不够客观的词，他们用一些更



学术的词，比如说“轻微歇斯底里症”或“对现实的强迫症”。钟翰丘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片断，不禁微微笑了，自己也弄不清这笑意味着什么。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大家就争相往三角地跑，看那上面又新添了什么大字报、小字报。从那里得到的耸人听闻的言论富有机智的趣味，成为午餐时的话题。大家站在没有桌子凳子的食堂里吃饭，像是集中营的犯人在就餐，但实际上这里却是自由的天堂。动不动就有得了演讲狂的人搬一把凳子，站上去滔滔不绝，直到喝彩声和嘘声从两个方向把他拉扯得失去了平衡，从凳子上摔下去。钟翰丘在这样的“病狂”中表现很突出，和同样突出的女话剧家（那时候中文系的才女）情投意合，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北大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光景，钟翰丘也是别样的人了，而女话剧家的战斗激情却更胜当年。

她为什么不会变呢？钟翰丘有点糊涂。

正是这糊涂，让钟翰丘在起床的一刹那，把今天当成了明天，以为上午有课。

钟翰丘并没有急于投入工作。他把一些柠檬香精倒进了一个精巧的香炉里，把香炉下面的蜡点燃。当他为书房窗台上的几盆竹子浇完水后，柠檬的清香已经从香炉里飘了出来。他在这样的香气中安心地坐了下来，开始看那些没看完的资料。

德沃尔的新作他已经看过，在还没有付梓之前，德沃尔就把全书给他电邮过来了。在钟翰丘看来，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其中很多观点在德沃尔的前几部作品中早有体现。当然，其中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德沃尔对有关中国的问题持越来越明显的悲观论调。不过，这

是他构建的理论大厦所必然会投射出的阴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钟翰丘读德沃尔为自己观点辩护的资料时，确实感到了一点难过。这位可敬的学者表现出越来越厉害的不宽容的倾向。这些文字让钟翰丘不舒服起来，甚至把从昨夜开始积累下来的雪的温润和巴赫的关爱都驱散了。

钟翰丘想到几个月前和德沃尔的那场不太愉快的会面。

那时钟翰丘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地点离他的母校很近。当他给德沃尔打电话的时候，老爷子心情显然非常不错，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钟翰丘说：“我还有两个中国同事，他们也非常想拜访您。”

德沃尔说：“谢谢他们，但是我不想把我们之间的私人会面变成一种……一种我已经很厌倦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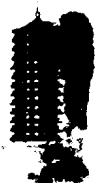
钟翰丘说：“我明白。”

德沃尔接着他的话题说：“你知道，现在我宁肯享受那种私人的谈话，至于学术的问题，我几乎不愿意和他人谈论。这种谈论很影响我的理解力和分析力。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聪明人越来越少了，看看他们的那些评论就知道了。”

钟翰丘知道德沃尔指的评论是那些对他的理论进行反驳的意见。

德沃尔的话让他心里奇奇怪怪地不舒服。

钟翰丘见到德沃尔的时候，发现他原来的那种局促不见了。他那双很有德国特色的薄嘴唇上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嘲弄表情。他们的谈话是在非常私人的氛围下展开



的，并伴着口味不错的黑啤酒。

很快，他们的话题还是扯到学术上来了。钟翰丘谈起了这次国际会议，并说：“弗雷德曼（另一个学派的新兴代言人）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我看他的研究最近很上路，也许量化的方法……”

德沃尔有些不耐烦地打断钟翰丘，说：“谢天谢地，我没有去参加这个会。看到这么多人被一个肤浅不堪的、玩弄数学把戏的人弄得头昏目眩，我会发疯的。”说着，他开玩笑般地笑了。

钟翰丘也笑了笑：“他那个模型很精巧，我看，很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系统的模型，那将是一整套理论的框架。从数学里推出哲学，这好像是一条很可喜的路。”

德沃尔还是那样笑，笑得很慈爱：“先生，我看现代病这个东西很可怕，你们都传染上了。弗雷德曼的把戏不过是一个取巧投机，透过那种花哨，我看到的是一种可悲的肤浅。”

钟翰丘有点不高兴，说：“我倒想仔细研究一下他的那种花哨，努力去发现其中的可悲之处。”

德沃尔还是保持着那种笑，很简单地说了一句：“你知道吗，弗雷德曼是个孩子，而且永远也长不大。”

钟翰丘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呢？他的观点虽然和您的观点很不一样，和我所赞同的也有很大的差异，可是还是很值得尊重。”

德沃尔有些慵懒地说：“我曾经错误地尊重过太多的东西，而现在，你在重复我再也不会犯的错误。”

钟翰丘想也没想，看着德沃尔那满含笑意的眼睛，说：“教授，也许你不再犯原来的错误，可谁能保证您